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一一九集）
2013/5/18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119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上堂課我們談到「說苑治要」當中一段敘述堯帝的存心，還有他的行持，就讓我們體會到古聖先王他們的道統當中，為君者都是有這樣的胸懷，都是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。經文當中講到：

【堯存心於天下。】

時時關懷著天下的人。不只是為他們的物質生活，也為他們的精神生活、人生幸福。所以堯帝他們就洞察了人性，他假如只是物質的滿足，「飽食、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故聖人有憂之」，所以堯舜他們都非常重視精神、重視人倫的教育，「以契為司徒」，讓契做教育部長，敷以五教，以五倫的大道來教育人民。所以這個關懷不只是物質，還有整個精神、德行，以至於讓每個家他們都能把家道給傳承好。

【加志於窮民。】

這個『志』是心之所之，心裡時時在關懷、掛念的。『加志』，就是對窮苦的人家更加的關心。而對於非常窮苦，以至於人生不幸的人，更加的關心，就像「禮運大同篇」講的，「鰥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」。由天子來以身作則、帶頭，那這風氣很快就能上行下效。接著我們看底下，都有把一個天子的帶動，然後讓整個國家風氣能夠不斷轉變，這段話都有提到。

【痛萬姓之罹罪。】

傷痛百姓遭受罪罰。

【憂眾生之不遂也。】

擔憂他們不能好好的生存。從這裡就看得見，都是考慮得比較長遠。所以古代面對一些天災的狀況，他們都要做好準備的。不能有九年的存糧叫「不足」，不能有六年的存糧叫「急」，不能有三年的存糧，國就「非其國」。所以這個都是要考慮的。國家的領導人事實上是非常辛苦的，我們看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那個都是鞠躬盡瘁。像雍正皇帝，他的孩子乾隆做了六十年的皇帝，得力於他父親雍正皇帝的很多建設、很多對國家的規畫。而雍正皇帝就太勞累了，做了十幾年皇帝就去世了。其實我們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，人沒有在那些位置，不知道個中的滋味。包含現在天災人禍的比例比較高，這個時候當國家領導人、當官其實都是滿辛苦的，我們多能體恤、多能上下一心，來面對整個國家、社會的狀況。

【有一民飢。則曰此我飢之也。】

有一個人民飢餓了，堯帝會說是我讓他飢餓的。因為可能遇到災禍，收成不好，所以他覺得會有這些天災是自己的德不足。堯帝如此，包含唐太宗在位的時候，遇到蝗蟲之害，這時候情況比較嚴重，他親自去查看災情，就拿起一隻蝗蟲就說到，「百姓何罪？假如要降罪，應該就降到我的身上，百姓以食物，民以食為天，沒有食物百姓怎麼生存？所以你們不要去降罪於百姓，都把罪降到我身上好了。」就要把那隻蝗蟲要吞下去。旁邊的臣子急忙阻止，「皇上，你這樣吞下去會生病的。」太宗講到，「我就是要把罪降到自己身上，我還怕生病嗎？」就把這蝗蟲吞下去。結果這個蝗害很快的就化解掉。我們可以想像到，太宗這個愛民之心，還有自我反省的態度，一定令臣民大受感動。人心一感動、一反省、一知君王之恩，人心一善，災禍就化解掉了。而又是領導者帶動，那當然速度快，作善慢慢就降祥瑞。所以《大學》裡才講，「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義者也」。這個故事一傳開來，老百姓的心也更加的有道義

了。因為太宗連身體安危都不顧了，當然大家團結的來面對災禍、來建設國家。接著：

【有一民寒。則曰此我寒之也。】

有一個人民受寒了，就說是我讓他受寒的。所以古人除了為君者時時反思，老百姓的問題就是他的問題。包含農民、包含女子紡織都會想到，我今天不努力工作，可能就有人挨餓了；我今天不好好勤奮的織衣服，可能就有人受凍。所以都是上行下效，為天下著想。在經文當中，我們《群書治要》裡面有提到，大禹就有說到，堯舜時代的人民都以不能像堯舜一樣的德行而感到羞恥。所以這個以身作則所帶動德化的力量相當相當大。真正把經典一句教誨完全落實的力量遠遠超過講一百堂、講一千堂課。

【一民有罪。則曰此我陷之也。】

有一個人民犯罪了，堯帝說是我沒有教好他才造成他犯罪。這樣的胸懷、態度，感得：

【仁昭而義立。德博而化廣。】

他仁慈的風範彰顯，社會的道義樹立起來，《大學》講的，「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義」，所以「義」立起來了。『德博而化廣』，道德廣博而感化了廣大的群眾，他教化的影響力不斷的延伸開來，所謂「無遠弗屆」。

【故不賞而民勸。】

所以不需要獎賞，人民就會互相規勸。因為他們感覺到天子對他們的愛護，把他們的本善之心喚醒了，把他們的孝心、責任心喚醒了，所以大家都以成聖成賢為人生的目標，就互相規勸，不需要獎賞，大家都很自愛。

【不罰而民治。】

不用刑罰，人民就治理得很好。因為他們不忍心違背堯帝的教

誨，要感他的恩德。所以成功的父母也是『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治』，他的孩子都不忍心讓父母失望，決定不丟父母的臉，然後很希望趕快成就德行、趕快做好事業，可以回報父母的恩德。這樣的家庭，兄弟姐妹之間互相鼓勵、互相規勸。包含我們在學校帶班，假如能「仁昭而義立，德博而化廣」，那也能達到「不賞而民勸」，不用獎賞，學生自動自發的互相規勸，希聖希賢；「不罰而民治」，不用處罰，學生就很守規矩了。這關鍵在哪裡？

【先恕而後教。是堯道也。】

堯帝能寬恕人民的錯誤，然後盡力的教導他們，這就是堯治理天下的方法，也是最關鍵的精神，『先恕而後教』。這個恕道確實不可須臾離也，恕道一失就不仁慈了。孟子講，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」，人能夠時時提醒自己，都要存一個寬恕、存一個設身處地的恕道，慢慢就會契入仁愛的境界。而孔子也送給子貢，有沒有哪一句教誨可以終身力行？夫子也是說，「其恕乎」，從這個恕道入手。格言裡面也講，「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則全交」。我們每天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有不少錯誤，我們都能寬恕自己，以這樣的心去寬恕身邊的人，那就不會指責他人、跟人對立，都能包容、真誠對待，跟人就能感通了。所以假如不寬恕，假如有指責，假如對人有成見、見他人過了，這個心就不真誠，就不可能跟人家感通。曾國藩先生說，「一念不生是謂誠」，一個邪念都不能起，一個指責他人的念頭都不能起，一個別人的過失都不能放在心中，不然人就不可能真誠。而堯帝他們沒有把別人的過失放心上，反而是遇到別人的錯還反思是自己的責任沒有盡到，他才能流露出那個真誠。

而能夠不見人家的過，還是因為有恕。比方以我們這個時代來看，很多人的行為可能都會讓人沒法接受，甚至會動怒。但是經典當中告訴我們，說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

。他行為雖然惡劣，但是他父母沒教他，他也是可憐的人，他生為炎黃子孫，有五千年璀璨的文化，他卻沒有機會學習，才落得愚痴、落得敗德。以祖宗的心來看這個孩子，那他是最可憐的孩子，我們不應該指責、不應該跟他對立。所以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，他的家庭，他成長過程當中，學校，在他人生一、二十年的歲月，沒有人教他做人。所以一來看他的過去，我們會憐憫；再來看他的未來，更會憐憫。因為他這一生一定不會幸福，因為他這一生可能會造作罪業，最後萬劫不復。所以從他的過去看，值得寬恕憐憫；從他的未來看，也需要寬恕憐憫。人能夠這樣去體會，沒有任何人可以讓他生氣了，因為惡人都是可憐的人。先恕，可憐的人，他的悲心起來了，好好的有耐心的引導他、教導他。

而這個教當中，他有身教，如堯帝帶頭做；他有言教，循循善誘；包含整個團體、整個國家的風氣，這是一種境教。所以今天我們自己要弘道，你自己社區的人沒有公德心，沒有禮貌，這個你都不能怪他。「後教」，誰教？自己教，自己的身教帶頭。你一寬恕，你就不會批評他們、看他們不歡喜。你自己帶頭，然後內心還相信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只要我們做得好，正己就可以化人。慢慢慢慢，有禮貌、關心社區的風氣就會帶起來，我們自己也在落實「先恕而後教」。

當領導者要先恕而後教，當父母者也是。孩子出問題，你要包容他，你不能嫌棄他。而且孩子是枝葉花果，我們父母是根，他枝葉花果有問題，離不開根的問題。他該教育、他該陪伴的時候，我們忽略了，怎麼可以指責孩子？寬恕，然後由自己改起，所以「教兒教女先教自己」。包含當老師的，當看到不好教的孩子，我們要了解，他的家庭沒教好他，媒體沒教好他，整個社會風氣沒教好他，那天地人三才墮落成這樣，可憐！應該幫助才對。這麼一轉念

，不管你是為人君、為人師、為人父母，都會有源源不絕的動力，都會很有使命感。

我們接著看兩百四十四句：

【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。能行五者於天下。為仁矣。請問之。曰。恭寬信敏惠。恭則不侮。寬則得眾。信則人任焉。敏則有功。惠則足以使人。】

子張向孔子問為仁之道，怎麼實踐仁愛的大道？孔子回答到，能落實五種品德於天下，便算是仁。接著請問是哪五種品德？夫子講到，『恭寬信敏惠』。仁愛表現在對他人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別人。而我們了解到，你要去愛護別人得要有緣分，就是他信任你，他肯接受你的幫助，你才能協助得了他。但現在的人要信任人都不容易，好像都感覺人跟人都是有目的的，不相信他人會真正無私的來為他著想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，你去用心的幫助對方，對方還懷疑你，「你是不是有什麼居心？」我想假如我們遇到這情況，內心一定還是會不好受。那轉一個角度，一個人在面對別人的熱心幫助，他都懷疑，其實這個人是最苦的，他完全活在懷疑當中，不可能有內心的安寧跟快樂。所以當他人懷疑我們，我們不要難過，反而要更有一種悲憫，讓世間這懷疑的風氣能夠化解掉。人家愈懷疑我們，我們愈有動力、愈挫愈勇，一定要證實人是可以去無私奉獻的。

而要讓人信任，首先自己要做出讓人家值得信任的風範出來。我們看「恭寬信敏惠」。『恭則不侮』，對人恭敬不會遭受侮辱。對人恭敬，人家對我們產生尊重、產生信任。我們今天假如不莊重、不恭敬他人，不可能得到別人的認同，就更談不上你要去利益他們。所以假如我們真有心要去幫助別人，要建立起這個信任，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要符合禮節，要恭敬待人，這個信任就能慢

慢建立起來。假如我們的行為隨便、輕慢，哪怕你確實有本事可以利益到他，這個信任關係不可能穩固。所以我們看到一個領導者，像國君，他們出現在公共場合，一定是都要非常有威儀，非常有他的禮節在。

所以在這個時代我們看到這些句子就可以了解到，要愛護別人、幫助別人首先還得從自己的修養當中下手。孔子有一次問三個學生，子路、子貢、顏回，問到什麼是智者、什麼是仁者？子路的回答是，仁者使人愛己，智者使人知己；子貢講到，仁者愛人，智者知人；顏回說的是，仁者自愛，智者自知。這個自愛就是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德行，不能放縱自己的習氣，自愛的人才能去愛人，顏回這個回答是從根本回答的。而夫子在教導顏回如何實踐仁愛，也是教導他「克己復禮為仁」。克己也就是從自己的格物功夫下手，從習氣去改掉，自愛了，進而就能夠去愛人。所以我們今天弘揚文化，假如不能恭敬他人，那不要說能幫得到人，不讓人家喪失信心就不錯了，就更不可能利益到人。

再來，我們的行持裡面沒有「寬」，沒有待人寬厚，就得不到大眾的認同，就更不可能帶領人民，或著帶領團隊，去走向幸福。因為不認同了，我們就不可能得到他們的信任。所以必須「寬」，待人寬厚。而每一句要做到，確實都要下很大的功夫，你要恭寬信敏惠。恭，我們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要觀照自己的心跟恭敬相不相應。像《論語》裡講，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出門面對每個人就像見到國家的貴賓一樣的莊重、尊重，然後使用人民的力量都不可以輕慢，都要像辦國家的祭典一樣莊重。這個寬，時時有一個寬厚的心。假如我們常常生氣、常常不能容，這就不是寬了。要做到每一句，都得從很多生活細節當中去要求自己、去提醒自己。包含我們之前跟大家談到「厚道」，在態度上時時要能夠為

人著想、設身處地。

比方明朝的楊誠齋先生，他的夫人七十多歲了，冬天一大早起來，煮熱粥給下人吃，孩子都不忍心她這麼大年紀這麼辛苦。她就說到，「大冷天勞動，假如肚子裡面沒有點熱氣是很傷身的，讓他們喝了熱粥再勞動。」這個就是設身處地。每個人都是父母的孩子，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被他人怎麼樣的對待，人同此心，體會到他們父母、家人的心情，當然也要好好的照顧他。包含她生了四個兒子、三個女兒，都是自己哺乳的，她說到，「我的孩子讓人家哺乳，不就搶了別人孩子的母乳了？」這都是時時設身處地。包含《了凡四訓》裡面，楊榮的祖父跟曾祖父，在面對洪水氾濫，他們沒有撈任何的財物，都趕緊救人，或者把去世的人撈起來。因為知道即將溺斃人的痛苦，以至於去世的人，假如他的親人不能找到他的身體，那會抱憾終身。能體會到這一些，就拼了命的在救人、在撈起去世人的屍首。

包含這個「厚道」還落實在我們的言語上，「不彰人短」，去批評別人的短處就損了自己的厚道，也損了自己的福報。所以我們成長過程當中，長輩都有說，「要積口德、積口德」，就是在言語當中不要刻薄，不要彰人之短，讓人家在人群當中沒有辦法立足，這樣都不好。而且這個「厚道」表現在送禮上。像我們中國，其他國家來進貢，我們回的禮一定超過他們的禮。就不佔人家便宜，也是厚道。不讓人家難堪，也是厚道。像了凡先生他的姑父沈心松先生，他的僕人跟他去參加酒宴，結果僕人喝得太多，喝醉了，還是他把僕人帶回來，而且還要划船。他這個員外親自把僕人給帶回來，讓他們的太太把他們趕緊扶回去休息。結果隔天沈先生睡得特別晚，他的夫人就來叫他說，「你一輩子從來沒有睡這麼晚，今天是怎麼搞的？」他跟夫人講，「昨天下人喝醉酒，他們一定很不好意思

思，當然也可能喝醉酒了，可能睡晚一點。他們昨天這樣，他們清醒了已經覺得很難過，假如我起得太早，他們又看到我，更難堪。所以我是想躺在床上，等他們都去幹活了我再起來，他們就不會太不好意思了。」您看，這麼細節的地方都希望人家不要太難堪，不要讓人家有壓力，這都是在處世當中都能夠寬厚，替人想，『寬則得眾』。

有一個故事講到，衛國有一個疑案，這個案子一半的大臣覺得要判罪，一半的大臣贊成不判罪。就在大家意見不統一的情況，衛國的國君就說了，「陶朱公他富可敵國，他應該是非常有智慧的人，我們來請問請問他吧。」陶朱公接受了君王的邀請，他講話應對進退也都很有分寸，君王、大臣問他話，他也是很謙退，也是戰戰兢兢來應對。他一開頭就說，「我是一個粗鄙無知的人，對於判案也不是很懂。雖然如此，剛好我家有兩個白玉」，您看用譬喻的方法，不然講一堆道理，那這些大臣感覺好像你懂得比他多。用這個譬喻也很善巧，他又是做生意的，他說，「我家有兩個白玉，一個值千金，一個值五百金。但是它們的光澤、顏色，還有它們的直徑、大小都一樣，可是卻一個值千金，一個值五百金。」衛王他們就問了，為什麼？「因為你從側面去看它，它們的厚度不一樣，這個千金的比五百金的厚一倍，所以它值千金。」

講了這兩個白玉之後，接著就講到了，假如有疑難的地方、懷疑的地方，能夠釋放這個人，你獎賞的時候有點猶豫，到底獎還是不獎？有這個情況，你還是慷慨一點，都給予。這麼做衛國人會非常歡喜，你不會冤枉了無罪的人，你也很慷慨、不吝嗇，當然你國人都會高興。這就是凡事都是以寬為標準，寬厚為準。接著又譬喻，這段譬喻也很精彩。牆壁太薄了，這房子可能就要翻了；絲織品太薄了，可能它就容易破損；器具磨薄了，可能就容易毀壞；酒太

薄了，就容易發酸。所以薄在這麼多物品當中就顯得不能持久。一個人刻薄，他的事業不可能長久。包含就像《朱子治家格言》講，「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」，反而寬厚處世才能得以長久。這個故事也彰顯出「寬則得眾」。

『信則人任焉』，我們堅守誠信就能得到別人的信任，人民愈信任我們，就能團結在一起為整個國家謀福利。所以「信」也是實行仁道的重要基礎。我們要去利益人，有好的存心，還要有好的辦事能力，所以『敏則有功』，做事勤勉、敏捷就能獲得成功。而這個「敏」，他做事敏捷，包含他的判斷力也很好，所謂「審時度勢」，這個都是敏。你局勢判斷錯了，可能再怎麼努力也成就不了事情。包含「度德量力，審勢擇人」，這個都是敏。你能敏銳看到自己有幾兩重，你會量力而為，才能把事做好，你打腫臉充胖子就添亂了。所以度德量力，審勢，審查形勢。再來，敏銳在哪？用人、擇人，用對人，「人存政舉」，「為政在人」，才能把事情做成。而這個敏也可以代表他能乘勝追擊，他能順勢而為，他能理解到無形的人心，他能凝聚士氣，一鼓作氣，這個都是「敏則有功」。

包含我們現在整個傳統文化的弘揚，最重要的關鍵在樹立榜樣，真正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團體是落實的榜樣，這個對傳統文化的弘揚是最大的貢獻。因為這個榜樣樹起來了，人們不懷疑。所以像蘇州固錫集團，在吳念博董事長帶領之下，他們是「幸福企業」。連馬達加斯加的大使、馬其頓大使，這些聯合國的大使，看了他做的，都對我們中國產生信心。所以這個「信」很重要。他們都說到，以前還有個印象，覺得中國的企業好像對員工都不是很照顧，那就對中華文化沒有信心了。所以真正做到了，確實是有功於文化的復興。包含海南省監獄系統的成就，帶動的是全中國，把倫理道德因果教育引進了全中國的監獄系統。所以這些成就因緣的領導者都是

非常敏捷、有智慧的人。像海南省監獄系統成敗關鍵，張發先生的成就。首先他很敏捷，要從自己做起、從警官做起，而不是先教服刑人員，包含從點到線、到面，他的思惟非常有智慧、非常清晰。所以「敏則有功」，利益了多少服刑人員的人生，還有他的家庭，還有整個社會的安定。

『惠則足以使人』，給人恩惠，人必感恩圖報，那就能夠運用人民的力量來建設整個國家、社會。所以這個「惠則足以使人」，也是我們要時時能夠看到人民的需要，去協助、去關心、去幫助、去布施，就能上下一心，然後共建國家的幸福安定。

接著我們看兩百四十五句，我們念一下經文：

【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。而患不均。不患貧。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。和無寡。安無傾。夫如是。故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】

夫子講到，他曾聽說，有國的諸侯、有家的大夫，不憂患土地、人民之寡少，而憂患財富之不公平；不憂患貧窮，而憂患上下不能安定和睦。有國有家的人，首先他是有一分責任把人民照顧好，而不應該是擔心土地、人民太少，這個心是虛榮心，與他為人君應盡的本分不相應。應該是照顧好百姓，那他的生活你要保障，所以要「患不均」，要讓人民生活安定，沒有貧窮、挨餓的擔憂。假如這個財富很不平均的話，那造成人心的動蕩，像現在有一些地區，貧富不均太嚴重，窮人對富人會仇視，富人對窮人輕賤。像我們看到很有錢的人，開車撞死人都不當回事，這樣的貧富不均，延伸開來就變人心的不平，這對社會的安定是不理想的一些發展。所以還是不能讓貧富失衡。像稻盛和夫先生，他們的企業很成功，他們公司營運好，第一個要照顧、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員工，再來是客戶，最後才是股東。這些都符合傳統文化的精神。因為傳統文化都強調

感恩，一個人事業發展，那是所有同仁的努力，所以要感恩、要照顧好他們，怎麼可以讓他們挨餓、受凍？企業領導人如是，國家領導人亦如是。

所以我們看，為什麼會有一些理論、有一些情況是覺得資本家做大以後都壓榨底下的人？根本上是有財富的人愈來愈貪婪，愈來愈覺得都是自己的本事，其實不知道是整個國家給予的機會，整個天地資源給予他的，整個他底下的人共同的努力，他沒有這樣的思考。所以還是教育的問題。古代「富而好禮，貧而樂」，那都是因為他受了教育。他自己的財富比較不多，財富是修來的，他不怨人，他自己好好再努力；他富貴了，他感謝祖先的庇蔭，感謝國家的安定，感謝底下人的努力。他有這樣的心境，他怎麼可能會去輕慢、欺負人？甚至於他還懂得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，他懂得回報，這也是好仁、好禮。

我們看到，問題都要從人心下手，而人心都要透過教育。所以領導者受過好的教育，不憂患人民寡少，要從長計議的是不能財富不平均；不憂患貧窮，憂患上下不能安定、和睦。其實只要人知足常樂，家庭、社會都很安定。現在人不知足，都要爭、都要貪，那變成家庭裡面沒有安全感，然後團體大家都要謀權、謀利，也沒有安全感，「上下交征利」，國跟家都不得安。人要過上好的日子，最主要還是要安定、和睦。所以『患不安』。

『蓋均無貧』，因此，整個國家政策往平均財富的目標努力，則沒有貧窮，「均無貧」。『和無寡』，上下和睦同心，這樣的國家氣象必然會感召遠方的人來歸附，他的人口也不會少。就像現在假如有一個團體，真正做到親如一家，幾十個人、幾百個人親如一家，誰不願意到這樣的單位來服務？就像吳念博董事長，他的企業裡面有一個員工，推薦了他同鄉的親戚朋友一百多個人到公司去服

務，那他的人群會壯大、事業會壯大。他這個和，他這個親如一家，就有吸引力了，人們在這裡工作他有安全感，他覺得很有保障。所以「有德此有人」，有德行了，團體和睦了，自然會吸引他人來共襄盛舉。

『和無寡，安無傾』，整個人民安定團結，外患也不敢侵略，所以國家不會有傾覆的危險。『夫如是』，誠能如此，能夠「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」，誠能如此，『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』。遠方的人如果不能夠歸附，我們則修養文化、道德來感召。而且既然他們來到我們的國度歸附了，則要讓他們「安之」，就是讓他們的生活都能夠安定下來，不只物質生活要安定，精神生活也要能安定下來。從這句我們可以了解到，我們中華民族是和平的民族，是強調德化的修養，決定不是用武力、不是用威勢去壓迫別人。所以西方現在是擔心中國強大，這是不必要的擔憂，這也是他們對於我們中國人、中華文化不夠了解。

這一段我們看唐朝，整個文化非常興盛，許多國家自然都來親近、來效法學習。所以遠人有不服，「修文德」，自然而然能夠感召。像舜王，當時也有少數民族不服，臣子建議出兵去討伐，他反而是加強了自己國家的道德文化建設，不到一年，那個國家自己就歸附了。這些聖王確實都做到了。「既來之」，既然來到我們的國家，都有一分情義、道義，好好的把他們照顧好。而且「既來之」，他們都是離鄉背井，應該更體恤他們的心情，去關懷照料他們。這一點在宋朝記載，范公對於歸附的敵軍都視同國人、家人一樣愛護，所以當范公去世，連歸附的這些西夏兵、西夏人都痛哭流涕，真的能夠化敵為友，都是靠文德、靠自己的修養來化。而我們有這樣的胸懷，面對自己團體裡離鄉背井的同仁，包含新進的同仁，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」，我們要有一個長者風範，要有一個「老人」

的風範，把這種人倫的關懷落實在我們自身、我們的團體上。

我們看兩百四十六句，經句說到：

【今之所謂良吏者。文察則以禍其民。強力則以厲其下。不本法之所由生。而專己之殘心。】

現今所謂好的官員、好的官吏，『文察』，這個「察」是苛察，動用嚴法苛刻的對待人民，動用嚴法禍害到百姓了。『強力』是使用暴力強權，『厲其下』是殘害下屬。看起來是在用法律，『不本法之所由生』，不根據法律的本意。制定這個法律的用意應該是要讓社會公平，應該是要讓社會安定，但是我們反而變成利用法律來放縱自己嚴重的這些習氣，『專己之殘心』，專憑自己殘忍的心在做事情。可見，當一個官吏非常殘酷傷害人民，就可以了解當官、當領導要先受教育，他才有可能明理，然後生起一種使命感，然後來扮演好他的角色。

人不學，不知道、不知義。扮演好每一個人生的角色、身分，都要學習盡道，怎麼來盡到他的道義。所以今天假如官員或者是主管做不好，國家跟團體首先要思考，有沒有做好他們的教育工作？這是第一個重點。因為他們假如明白他們是代表國家、代表團體來愛護底下的人，他苛察了、暴虐了，底下人不就不相信國家了嗎？不就對自己的團體失去信心嗎？那這個不只沒有盡忠，這造的罪業就很大了。所以，他能理解到這一點，就能了解到他的重要性，官員是人民跟整個國家的橋梁，你要把這個橋梁搭好，你愛護、服務好人民，這整個國家非常團結。這些官吏都虐民了，人民不相信政府，國家可能很脆弱，很可能一夕之間都會動蕩。國家如是，團體亦如是。所以官員、幹部得到國家、團體的信任，不能辜負了這個信任，不能辜負了國家、團體的栽培，我們都有這種存心跟使命感，決定不會幹出這樣的事來。

再來，除了官員的培養、教育，另外一個重點是整個風氣的問題。假如上面要的是表面的成績，好像交了很多稅上來了就覺得他是好官，那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好這個利、好這個虛榮，那底下的他當然效法，很可能就是增加賦稅，然後強迫老百姓，才達到他所謂的業績很好。上要虛榮，他也要虛榮，他哪管得著老百姓的死活？那就「專己之殘心」，就放縱自己殘忍的心去做事情。

所以只要是真的了解到自己是要為人民謀福祉的，他會去深刻了解每個法律背後的意義、目的、價值在哪，他不急著要求老百姓，反而是把這些憲法、法律它的精神很好的去引導、去讓人民了解，老百姓就不會誤會這些政策、法令，進而心悅誠服來配合去做。因為假如一個團體，這些規定的規矩、制度沒有能夠很好的把它的本意引導，讓底下的人了解，可能會造成一些誤會，明明這個規定是要讓團體好、讓他好，他反而覺得這是嚴苛了，這是在虐待他們了。了解錯了，上下就不能信任，反而久而久之上下離心，就不可能團結發展。所以做領導的人、上位的人，對於整個幹部的態度，幹部的實際為官、為領導的情況要了解，包含民心的狀態，也都要能夠體恤得到，才能適時的做好調整工作，不能讓這樣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。

接著我們看兩百四十七句：

【凡民有七亡。陰陽不和。水旱為災。一亡也。縣官重責。更賦租稅。二亡也。貪吏並公。受取不已。三亡也。豪強大姓。蠶食無厭。四亡也。苛吏繇役。失農桑時。五亡也。部落鼓鳴。男女遮列。六亡也。盜賊劫略。取民財物。七亡也。七亡尚可。又有七死。酷吏毆殺。一死也。治獄深刻。二死也。冤陷無辜。三死也。盜賊橫發。四死也。怨讎相殘。五死也。歲惡飢餓。六死也。時氣疾疫。七死也。民有七亡。而無一得。欲望國安誠難。民有七死。而

無一生。欲望刑措誠難。】

經文講到，凡造成老百姓『亡』（流離失所）的原因有七個。第一個，陰陽失調，旱災水災嚴重，這是一個原因。第二，『縣官重責』，官府加重所取，搜刮民財，增加賦稅，這是第二個原因。再來，貪官污吏，『並公』是假公濟私，接受別人的財物，貪婪無度，這是第三個百姓流離的原因。接著，豪強富家欺負小老百姓，蠶食小老百姓的錢財，『無厭』就是永無止境，這是第四個原因。

『苛吏繇役』，苛暴的官吏徵發徭役，就是派很多勞役給人民，卻沒有能夠顧及到他們正在農耕，結果一調去，他沒有生產，可能就沒飯吃了，當然要流離失所了，貽誤了耕農的時節，這是第五個原因。再來，鄉間村落時時響起警戒盜賊的鼓聲，然後百姓不分男女，『遮列』就是排列一起出動，圍擊追捕這個盜賊。但是這樣的日子整個人心都不安定了，都是恐懼。這個是流離失所的第六個原因。再來，盜賊搶奪百姓，奪取錢糧器物，這是第七個原因。

這七個讓百姓流離失所的情況還不算最厲害的，還有七種逼迫百姓走向死亡的情況。第一，殘酷的官吏毆打、殘殺百姓。第二種情況，審查案件苛刻，很多人冤死。再來，『冤陷無辜』，冤枉陷害無辜的人民，這是第三個原因。剛剛那個審查太苛刻，輕罪都給他判得很重，人民的痛苦、壓力就非常大，甚至於沒罪都可以變成有罪了。『盜賊橫發』，盜賊遍地都是，那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，這是「四死也」。『怨讎相殘』，怨家、仇人互相殘殺，「五死也」。『歲惡飢餓』，年景不好、收成很差，百姓忍飢挨餓，很可能都變成死在路旁的餓殍，那可能到時候會屍橫遍野都有可能，這是六死也。『時氣疾疫』，瘟疫、疾病到處氾濫，此其七也。

百姓假如有這七種造成流離失所的原因，『而無一得』，卻無一利可得，都得不到人生的福利、人生的希望。『欲望國安誠難』

，想要使國家安定，那太難，這個情況都跟國家安定是背道而馳的。『民有七死』，使百姓七種喪失生命的情況都存在。『而無一生』，卻無一線生路。『欲望刑措誠難』，欲讓他們能夠安穩生活，這些刑罰也可以廢棄不用，這實在是不可能的，太難了。我們讀到這段就能體會到，老百姓假如活在有這些情況的社會裡面，根本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日子。再想想我們現在，也該惜福了，也該不要常常抱怨，應該感恩國家、政府，進而從自己做好本分，給社會團體帶好的頭、好的風氣，因為和諧社會還是要從我心做起。

而看到這段，也想起孔子那個時代的一個故事。有一個婦人哭得很傷心，夫子看到了就說，妳這個傷心應該不單是一、兩件事。婦人就說，「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，先生又被老虎吃了，兒子也被老虎吃了。」他說，「那妳怎麼不離開這個地方？」她說，「我們本來住的地方法律太嚴苛，官員太苛刻了，比虎還厲害，我不想回去。」「苛政猛於虎」這個典故。所以我們的國家不能猛於虎，我們自己團體的風氣也不能猛於虎。應該是讓人民、讓團體的人在我們這個團體都能安定的生活、安定的成長，能真正過上幸福有意義的人生。

好，這節課跟大家分享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